

文/图 刘震 谭清云 姜星辰

建宁港,源自荷塘区明照乡石子岭,干流全长12.2公里,流经荷塘、芦淞二区,与株洲古称谓同名,是城区最为“本土”的城市内河。随着城市快速发展,城市病开始侵袭建宁港,水系两岸水体环境景观质量逐年下降,附近居民的生活亦受影响。

2019年6月,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我市建宁港金山污水处理厂及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开工,总投资约为6.21亿元,由金山污水处理厂和建宁港水体整治两个子项工程组成,施工内容主要包括金山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,建宁港主渠和果园支渠的水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。

作为该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位于荷塘区东环路北路附近新建了占地面积约10763平方米的淤泥临时脱水厂,脱水厂将淤泥进行脱水干化处理,从而实现环保再生利用的目的。首先,河道清理出来的淤泥经专用密闭罐车运输至淤泥存放池内,经过粗格栅、细滚筒过滤分离其中的大颗粒垃圾,而后再通过投加絮凝剂进行浓缩调节淤泥,形成絮凝状,达到初步泥水分离的效果,最后,经过带式压滤机械压滤以最大限度地除去淤泥中的水分。脱水过程中产生的余水则要流经三级沉淀池处理,并经检测达到排放标准后,最终流入市政污水管网。

据介绍,处理后的淤泥,含水率降低至适宜范围,然后外运至砖厂制砖,实现资源化利用,变废为宝。该淤泥处理场从今年1月以来,生产泥饼1万5000立方,成为我市该类型施工领域的标杆。



廖常乐在三门镇拍鸟。
马文章 摄

变废为宝治泥污



淤泥抽取现场,突发“管涌”,工人顶着泥污奋战。



航拍淤泥脱水厂。

美好“精灵”入镜来

文/马文章 图/廖常乐

已过而立之年的廖常乐,平日里是个阳光开朗的男人,但当他站在镜头之后,却马上变得严肃沉默。因为哪怕一点杂音,就可能让他要“捕捉”的目标受惊。当然,他手中端的不是猎枪,而是一部单反相机。

在大学就读野生动植物保护专业的廖常乐,因为酷爱户外探险和摄影,萌生了拍摄一本有关株洲本土动物画册的想法。

“相较于风光摄影,拍鸟,需要电光火石般按下快门,因为鸟儿一纵即逝。”

仿佛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,这些年来廖常乐对于拍鸟着了魔。

拍野生动物,常常是辛苦和危险相伴。廖常乐说,抓拍鸟类,有时得从早蹲到晚上,哪怕鸟儿一整天也难得露会脸。而拍一些两栖动物,常常得夜间拍摄,不得不趴在水塘、湿地边,静候它们的不期而遇。“一次在大京水库风景区拍蛙,由于自己太过投入,以至于旁边有一条毒蛇从自己腿旁钻了过去,还浑然不知。”回想起这些惊险经历,廖常乐经常一笑置之。

“生态好不好,鸟儿说了算。”廖常乐介绍,经他多年间的观察发现,随着我市

生态环境的改善,越来越多的山间绿地里有了野生动物的身影,也有不少珍稀鸟类选择在城市中筑巢栖息。“像在车辆厂生活区,就发现了成规模的池鹭在筑巢繁殖,它们对生活环境要求严苛,必须生态好的地方才来。”

“尊重它们,善待它们,把自己变成一块石头、一棵树,融入自然,静静等候,这就是我的拍鸟心得。”廖常乐兴奋地说,如今他已经拍摄了株洲近200余种野生动物,正准备整理一本专业画册,并计划走进各大中小学学校,宣教野生动物保护知识,带动更多人来保护我们的美好家园。



北红尾鸲,在我市为夏候鸟,喜欢栖息于水塘边的树梢上,在神农湖经常能看到雄鸟在雌鸟面前点头翘尾的跳舞,吸引雌鸟关注。



池鹭,夏季为池鹭繁殖的季节,雄鸟总会身着栗色羽毛向雌鸟示爱,常筑巢在靠近水塘的大树顶端,株洲分布在神农湖、湘江畔、市郊水塘等。



白腰文鸟,常出现在市郊灌丛、稻田旁,宽厚的喙适合取食各种植物种子,冬季经常抱团取暖,合作捕食。



隐纹花松鼠,栖息于树洞或树杈上,一般在清晨或黄昏时三五成群活动,活泼好动,在大京风景区的杉木林里常能看到它的身影。



北草蜥,纤细的身子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,常出现于市郊路旁的乱石堆、灌丛及草丛中。



高温天气,工人们在没过小腿的淤泥里工作。



在建宁港河道,工人将抽取来的淤泥汇总。



在天元区一座砖厂,处理后的淤泥被筛选清理后,准备烧制成砖块。